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丽克，你可以这样阅读她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珂

当地时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获得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她那无可辩驳的诗意般的声音，用朴素的美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

露易丝·格丽克，美国当代女诗人，美国桂冠诗人(2003-2004)。格丽克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兽》，至今著有10余本诗集和一本诗随笔集。曾获普利策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各种诗歌奖项。现居麻省剑桥，任教于耶鲁大学。2012年11月出版诗合集《诗1962-2012》。

目前国内出版的格丽克作品，是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推出的《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月光的合金》，以及宜昌新诗学会于2015年出版的《露易丝·格丽克诗选》。

当年较早翻译格丽克诗歌的译者柳向阳，以及将其诗作引入到国内出版的策划编辑管鲲鹏，日前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分享他们当初决定翻译、出版格丽克诗歌的缘由和经历，并深入诠释这位美国桂冠诗人的作品打动人心、给人启发之处。

中文译者柳向阳·格丽克如毛毛虫变蝴蝶 般一直超越自己

格丽克诗歌的中文译者，除了我和范静萍老师之外，还有金舟、周瓌、周琰、舒丹丹、李晖、近年还有几位。翻译格丽克作品数量最多的中文译者柳向阳，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很谦逊地说，国内其他译者也作出了努力，一定要提到他们的名字。

柳向阳笑着，他这10年基本只译了两个人的诗，一个是露易丝·格丽克，一个是杰克·吉尔伯特。杰克·吉尔伯特的中文版是2019年出版的，比格丽克火多了。2019年2月出版的，到现在已经三印了。

从开始翻译格丽克的诗，到中文版正式发布，柳向阳前后花了10余年时间。

柳向阳最早在一个诗歌翻译论坛上读到格丽克早期的诗作《爱之诗》。那首诗讲单亲妈妈带着小孩子，特别关心小孩，老给他织各种色调的红外衣，长大后小孩子就有点怕红色，总觉得女人像他的墙一样。这首诗也是很懂心理描写的。

之后读到格丽克的《幻想》，仅仅两行，已经让我震惊。震惊于她的疼痛。我要告诉你件事：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露易丝·格丽克的诗像锥子扎人。扎在心上。她的诗作

大多是关于死、生、爱、性，而死亡居于核心。经常像是宣言或论断，不容置疑。

被格丽克的诗作吸引后，柳向阳开始到处寻觅她的作品。网上很难搜到，柳向阳就去一家美国网站购买原版书。这些原版书从下单到寄到手，往往需要折腾大半年的时间。

格丽克在美国读者相当多。她已经是桂冠诗人，得过普利策奖，是耶鲁青年诗人奖的评委，所以地位是非常高的。美国有蛮多关于她的研究著作，我翻译时也引用了蛮多。

翻译格丽克前，柳向阳刚做完罗伯特·佩恩沃伦的诗歌研究论文，算半个美国诗歌研究者。在翻译了一些作品后，柳向阳和格丽克本人取得联系。

柳向阳表示，那会儿他希望出版格丽克的中文诗选，但对方不愿意出版诗选，而是希望《阿弗尔诺》《七个时期》等诗集一本一本完整地翻译出版。那时她的第11本诗集还没有出版。即使在美国国内，格丽克几十年来也从未出版过一本诗选！2012年面世的《诗1962-2012》没有用诗全集这个名称，也是已出版的11本诗集的合订本。她终于避免了被诗选的命运！

10多年间，柳向阳和格丽克本人的直接联系，只打过一次电话，别的都是通过邮件。我们会交流对于一首诗我怎么理解，或者我问我我的理解对不对？我们交流过几百个关于诗歌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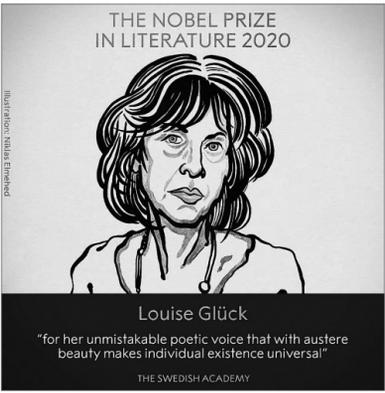
格丽克曾说：心理分析教会我思考，教会我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我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发现躲避和删除。它给我一项智力任务，能够将瘫痪——这是自我怀疑的极端形式——转化为洞察力。

而这种能力，在格丽克看来，对于诗歌创作是大有益处的。我相信，我同样是在学习怎样写诗：不是要在写作中有一个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不是简单地允许意象的生产，不受心灵妨碍的生产，而是要用心灵探索这些意象的共鸣，将浅层的东西与深层分隔开来，选择深层的东西。

柳向阳指出，格丽克早期被称为“后自白派”，但是又超越了自白派。哪怕从人生层面来讲，格丽克都非常伟大。自白派几个大诗人都结束自己生命了，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包括约翰·贝里曼都是这样子，很可惜。格丽克超越和克服了这些，成功把这些东西转化为艺术了，这真的非常伟大，对我们的人生也非常有启示。

毛毛虫变蝴蝶。柳向阳如是形容格丽克持续超越和克服自我的人生。

柳向阳觉得，《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这一本诗集，很能体现格丽克在诗歌创作上的成长。这一本是把她最早的诗跟最新的诗放在



一起，对比非常强烈，早期的诗感觉是疼痛的，后面会弱化一些；她慢慢找到了古希腊神话这个面罩，前面只是零散地用，后来就用得很老到、熟练了，前后的语言变化也非常明显。

回归古希腊传统，在柳向阳看来是格丽克诗歌创作很珍贵的一大特质。诗歌本身是跟现实比较遥远的，它表达的是我们理想方面、精神方面的追求，如果我们再去想这个东西有什么时代意义和好处，这就完全偏离了整个诗歌的本源意义。理想层面，我们肯定希望回归到非常伟大的传统和起点——希腊这个起点非常伟大，我们应该回归。

格丽克获诺奖，名字为很多中国读者所知。柳向阳觉得，大家若能因此去翻一翻她的诗，这也是好事情。同时，他提到，还有一些“冷门”诗人，比如他翻译的杰克·吉尔伯特，在美国算边缘冷门诗人，但翻译后国内读者会惊呼：美国还有这么好的诗人？我都没听说过。

就和10余年前默默翻译不被市场看好的格丽克诗作一样，柳向阳的心态一如既往——没关系，我自己喜欢，自己天天做这个事情。

策划编辑管鲲鹏：格丽克是一个成长型诗人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当晚，很多网友都用了“爆冷”的形容词。得知她获奖消息时，管鲲鹏也感到很意外和吃惊，虽然几年前也萌生过她该得诺奖的念头。

2016年5月，世纪文景《沉默的经典》系列第二辑推出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中译本，这是其作品

的首度引进。作为丛书策划编辑，管鲲鹏形容当时的出版过程是“周折但不麻烦”。

确定引进格丽克的作品，是管鲲鹏“偶遇”一个好诗人的诗集后的直观决定。当时的管鲲鹏正在为“沉默的经典”系列丛书组稿，打算寻找一些优秀作品但引进并不充分的诗人，在译者范静萍的推荐下，管鲲鹏遇见了露易丝·格丽克。看过作品后，管鲲鹏很受触动，后续的事情似乎变得顺理成章起来：联系正在翻译格丽克作品的译者柳向阳，向出版社提选题，就出版事项来回沟通打磨。

出版“冷门”作家的诗集并不容易。尽管早已获得普利策奖、美国桂冠诗人等闪耀荣誉，露易丝·格丽克在中国的认知度很低。像这种读者没有产生期待的诗人，你把她弄过来，就是给出版社找事。管鲲鹏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要过自己这一关。

管鲲鹏笃信，格丽克的诗是好东西，要出版，但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同样需要考量。明白的人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别说挣钱，能保本就不错，甚至可能直接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尽管担心销量，但管鲲鹏不忍心放过。这种明知亏本的事得干，也得让大家觉得好歹有个指望，尽量降低成本。好在大家十分配合，《月光的合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收录了格丽克当时的几乎全部诗集。

在管鲲鹏看来，格丽克是一个“成长型”诗人。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尖锐、激烈和情绪的张力，后期则加入了明亮和温暖的事物，层次也随之丰富起来。在2009年出版的诗集《村居生活》之后，过去诗歌中“个体情绪抓住不放”的劲突然被放下，视野变得开阔。写得很开阔很明亮，就好像我跟这个世界和解了，我跟自己也和解了。句子忽然间变得很长，比较平淡，但你读了之后会觉得这也非常好。

管鲲鹏认为，格丽克不停地在成长，很自觉地在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状态进行改变。相较于“一条道走到黑”式的原地打转，格丽克每个阶段的写作都不相同，但完成度都很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干什么，这点我觉得是一个成熟诗人很重要的素质，而她是做得特别明显的。

管鲲鹏特别欣赏格丽克的《十月》，我觉得那首诗代表了一个很本质的对世间秩序的理解。“夜不是结束了吗，大地/当它被种植，不是安全了吗，设问与反问之间，几个元素不停回环，力量一层一层推进。管鲲鹏觉得，这种对秩序既是疑虑又是迎接的态度非常妙，而这种妙不是技术上的妙，是内心有力量的、动人的东西。读完之后有苦涩的东西，但是她会告诉你这是一个本质，你能感受到这个本质作用在你身上的力量。”

思想的文学突围 读孙德宏长篇散文新著《凝望》

□ 赵强

这是《凝望》作者孙德宏笔下的康德

今天，教授不大愿意去想那些折磨而又激动了他近十年的种种悖论和复杂的推理了。此时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也就是他孜孜不倦地探寻“人和人类一切理想的基础”的辛劳终见曙光之际，心情愉快，正享受着思想的澄明与世界的清朗。我相信，此时《凝望》作者本人的心情也是如此。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散文《凝望——一七几几年：曹雪芹康德们的故事》，藉由曹雪芹、戴震、纪昀、袁枚、郑燮、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歌德、席勒、莫扎特、贝多芬……这些闪耀于思想史、艺术史星空的明星，探讨那些奠定现代文明根柢的价值和理想：关于爱、关于生命、关于自豪、关于尊严、关于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我猜想，这些隐身于种种悖论和复杂的推理中的思想，恐怕也曾令孙德宏陷入长久的折磨中的激动与激动中的折磨之中。《凝望》的创作，无疑是一次成本高昂的思想文体的文学冒险。

若干年来，不断有人呼唤“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学术”，但终究无法扭转的局面却是，思想日渐消隐于术语、概念、命题，以及将它们编织起来的论证形式规范中。甚至，在这些以学术面目示人的文本中，思想仅仅作为“知识”而存

在，仅仅构成了文本建构的“质料”因。至于康德所呼唤的“人是目的”、戴震所痛心疾首的“后儒以理杀人”，以及曹雪芹所悲欣交加的“世事与人情”、费希特和谢林为之百折回回的“自由”，以及袁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情欲”、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乃至纪昀晚角所针砭的“事事空谈”、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也都成为纸上精致、缜密的“空谈”！似乎非如此，则不足以展现知识的充沛、逻辑的完善和体系的完备。

就此而言，孙德宏以散文创作的故事形式介入这些话题，无疑是有风险的。那些诤语警言的东西如何才能打动人心、生动好看？尤其是，那些向来被装扮得宝相庄严、端坐在人类知识殿堂中的宗师巨匠，一旦被拉回庸常的生活，凡俗的人生，在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表露出爱与恨、悲与欣、希望与绝望，尤其是陷入分手、反目、决裂的人际关系，那他们的思想光芒，会不会就此黯淡下来？

令人击节的是，孙德宏的创作提供了一种近乎诗化的解决方案。在《凝望》中，那些诤语警言的理论命题、逻辑推理都变成了“故事”，而故事本身就是思想的显现，至于那些连续故事的情节和作者感觉的抒写，则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思想的逻辑图式。这倒很像黑格尔所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我们看到，康德和他的“哲学继承人”费希特之间从淡漠到亲密，再到公开反目的过

程，事实上乃是探索、辨明真理的思想交锋的世俗化呈现。对于行动哲学家费希特而言，在自己认定的“真理”面前，即使论辩的对手是公认的思想巨擘、自己景仰乃至崇拜的康德，他也不愿隐藏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屈从于世俗的策略，采取迂回、隐蔽的表达方式，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对于一度在费希特身上给予厚望的康德而言，以“公开宣言”的方式展开批判，则不过是实事求是，不过是辨明真理，或者是对对手的尊重而已。如此，世俗眼中的“师徒反目”的故事，便恰恰构成了思想本身“发展”和“演进”的关键性事件。

我们还看到，崇尚“尊德性”的章学诚，在考据学派大师戴震的批评面前如何动摇了自己“义理第一”的学术信念。尽管他始终难以认同“道问学”，即以考据为准绳来衡量学术成就的做法，但戴震在烦琐乏味的“考证”中得来的“后儒以理杀人”的思想成果，却最终令他衷心赞叹。诸如此类学术史、思想史、艺术史上的显赫人物、关键时刻、重要事件和宏大命题，在孙德宏笔下，都被还原为经验、情感、行动的涓涓细流。思想，并非枯燥晦涩的术语、概念、命题及其复杂费解的逻辑呈现，这些不过是思想藉以保存自身的手段而已。思想，首先是活泼泼的“看法”和“活法”，是悲欣交集、轰轰烈烈的生活和生命中的判断、抉择和行动，是“人性的困顿枷锁和蓬勃奔放”。这种对于思想的热情、信念和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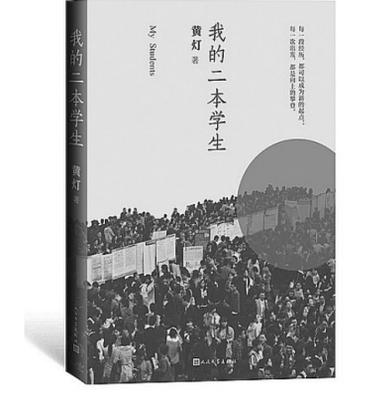
见，既属于“故事”中的人物，也属于《凝望》的作者。或者更为直接地说，是由作者赋予“故事”中的人物的。于是，那些曾经书本上的“知识”，终于也成了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思考与价值。于是，我们与“其说”这是一次“文学冒险”，不如说这是一次“文学突围”。

正是基于这种热情、信念和洞见，《凝望》描绘了曹雪芹康德们在日用常行、世俗红尘的炼狱中愈加挺立的自由心灵和温暖灵魂，而其中所弥漫的梦想与纠结、悲悼与喜悦，则向历史、向自身、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一七几几年，作为一个具有人类和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既然在东西方文明中已经酝酿出有关人格尊严、生命自由、灵魂安宁的终极追问，那么，东西方的先哲们的思索、回答，以及这些答案所预示并开启的时代走向，为何会如此大相异趣？

再进一步，鉴于当下“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的凸显，我们是否还可以接着提出如下问题：人类的命运应该怎样走向一种“共同体”？历史上那些闪耀的群星关于爱、关于生命、关于荣誉、关于尊严、关于人之为人的思想，有没有可能为当下难题的化解提供助力？

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知识、思想，更需要对现实、经验和生命之认识的穿透力，而它们也恰恰是《凝望》的作者之所以“凝望”以求的正解。知识太多，生命太短。但我还是想向知识追问生命。

《我的二本学生》：聆听青春的心跳



□ 张家驹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最可贵之处在于她的姿态，有她的自述为证。读过学生的习作《风》之后，黄灯写下这样的话：“其坦率的文字，悄然照亮了我内心忽略的角落，瓦解我内心的偏见，并通过彼此的赤诚相见，一点点卸去我已淤积的虚空，让生命的姿势一点点下蹲，并在具体的生命观照中，找到内在的充盈。”

批阅学生的作文，对黄灯来讲不只是教学任务的完成，还可以因之心生触动，调整生命前行的方向。生命的在场与精神的不缺席，是这本书之所以厚重、深邃的根本原因。在生命与精神面前，专业水平之重要性应退居次席。

充满主见不被婚姻和房子套牢的素婷、对考试和面试套路了如指掌的黄晚秋、对独立空间与精神需求尤其强烈的子然……都给黄灯提供观照当下青年、关注当下时代的契机。课堂的复杂与学生处境的多元，牵引着黄灯的心。毕业后仅仅半年，年轻的朱洁韵因脑瘤离开人间，她的课堂作业，始终放在我最重要、最珍贵的角落。读到这，我瞬间泪湿眼眶，为生命戛然而止的哀伤，为师生简单的纯粹。

茫茫人海中，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芸芸众生之一。然而在黄灯的世界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心。黄灯说：我有幸见证一个生命、见证一颗心灵，曾经沉默而又毫无保留地在我眼前呈现，这是属于一个老师的踏实和幸运。

于日常教育实践中，黄灯主动拓展出教室之外的第二课堂。有时候，它在学生家乡祠堂里，听几位耄耋老人讲述过去的往事，是师生共同聆听历史回音的良机。此时此刻，用心聆听的不只

是学生，还有黄灯本人。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为师者之幸福就在于见证生命之河的多样性，做一个忠实的倾听者、观察者、记录者。正当其时的青春。不是单薄的，是厚重的；不是一类的，是多元化的；不是单调的，是丰富的。她说：“这种光芒让我牵挂，也让我着迷。”用师德水平或专业素养来圈定黄灯是偏狭之举，牵挂与着迷的产生必然源于师生之间的共鸣。

当然，光芒并不都是耀眼的，青春无法一直璀璨，也有黯然苦涩的时刻。在不同工作之间交替、在定居与租房之间游离、在广州与家乡之间徘徊，年轻生命的不确定性被一再、而再三地确认着。恰恰是这些在城市底层挣扎、浮沉的学生，时刻牵连着黄灯的心。在成长履历的展示中，平实的叙述中多有将心比心的体贴。许多时候，黄灯早已在不觉间摆脱师长的身份，代之以前行者的角色。

在学生程序化、应付式的作业中寻找生命气息，借期末考试作文命题了解学生的社会认知与自身认知，听学生们讲述自己被裹挟于大时代变迁中的年少往事，在没利益追求的前提下自愿成为五十多名学生的“导师”，造访学生的家乡并

从中寻找到成长的蛛丝马迹，皆是同行者的必然之举。这些习见之物，在黄灯眼中，因为寄托了生命的温度而变得不平常。在他人看来，是渐趋麻木与疲倦的工作琐碎，在她这里却偏偏可见普通、平凡中的不普通与不平凡，值得她审视与深思。

于个体的叙述中，不难瞥见国家发展、社会变迁、时代变革中的某些侧影。如黄灯这样的70后和她的同样毕业于地方本科院校的同学，就业多选择稳定的体制内单位。而她教过的90后学生则许多倾向于独立创业。就业的选择与家庭环境、地区环境、时代环境均有密切关系。从个体出发回归家庭，从这一代出发上溯至父辈祖辈，伴随其中的冷峻、深刻思考，是生命温热记录之外的另一面。它使黄灯的书写具有社会学的价值。对历史的审视、对改革的感受、对长辈处境的理解，皆指向个体之外的广阔空间。

这本书的写作意义还在于拓宽了写作维度。这些在作者看来只是“教学札记”的文字，无疑是独特且重要的生命场域。青春是其底色，未来是其方向。札记之中有丰富的精神维度，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有浓郁的成长悲伤，这些要素的集中呈现是整本书独具魅力的缘由。

□ 邓安庆

201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莫言这一年成了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人和书迅速成为国人的焦点。自此以后，莫言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名人，无数的采访、无数的活动、无数的新闻……处于舆论中心的作家本人，其实是缄默的。而作为莫言的读者，我期待的是他不要因为这个奖就停止创作，毕竟有很多作家获奖后就再也没有写出好的作品来。8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看到他的小说作品出来，要知道他当年能够在几十天内就写完一部部长篇，如此惊人的创作力难道消失了么？此时，《晚熟的人》出版了。

《晚熟的人》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莫言。是的，作者本人作为一个角色游走于文本中。这本书假定读者都知道莫言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像是一个石子一般，投入到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涟漪。莫言自己也说：因为2012年诺奖这个事件，我作家的身份添加了一重更加复杂的色彩。在如今一个商业社会里，在当今这样一个网络信息社会里，这样一种身份的人回到故乡他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又比过去要丰富得多了。

小说的本质当然是虚构的，虚构的人，虚构的事。可是小说家虚构的过程，是需要攫取现实世界的材料的。现实中的各种事件、自身生命中的体验、听来的、看到的、经历过的，都一一在小说家的脑中产生化学反应，形成文字。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出来小说的现实痕迹，因为小说家已经消化过了，他重新打翻重组，顺应小说的书写逻辑变成全新的样貌。而有些则是直接摹写现实世界，把真实的人和事情置放在虚构的文本之中，亦真亦幻，颇有意思。

具体到这本书，莫言本人一方面是当事人，与小说中的人物互动；一方面又是个观察者，兴致勃勃地旁观着一些因为自己而产生变化的人与事。这样的写法，让整本书虚实相生、真假莫辨。这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会产生些许困惑，同时也添加了不少阅读的乐趣。莫言不仅旁观别人，也会反观自己，他在文中自嘲、自黑的时候不少。行文之间多了好些幽默风趣。那诺奖得主莫言在小说中荡起了哪些涟漪呢？比如同名小说《晚熟的人》，莫言的邻居蒋二，在莫言获奖后抓住了商机，在莫言旧居旁边盖起了5间大房，卖跟莫言有关的周边，由“傍名人”生发出了各种生意，其钻营的能力叫人叹为观止；又比如《红唇绿嘴》，那个外号叫“高参”的乡村妇女覃桂英，一个在网络世界混得风生水起的人，意见领袖，知道怎么制造各种事端从中牟利，甚至想利用莫言的身份来制造新一波的营销事件；再比如《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贼指花》，四处招摇撞骗的金希普，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忿忿不平的表弟宁赛叶，纠缠在名利场和情网中的各色文人，都因为莫言的在场有了各色表演。

文坛万象、乡村政治、环境污染、网络红人……各种光怪陆离的现实场景在这本小说中出现。莫言努力去写一个正在现实发生中的中国故事，这些人就在我们中间呼吸着、生存着，所以读来分外亲切，也不觉得隔阂。这是本书最能可贵之处。莫言曾在诺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讲故事的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这本书里，他也确实是如此去实践的。《晚熟的人》里的蒋二、《红唇绿嘴》里的覃桂英、《地主的眼神》里的孙敬贤……这些人都是非常多面性的，我们时常会觉得很难对这些人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有时感觉他们让人厌恶，有时又觉得他们很可怜，有时又会产生深深的敬佩之情。读的时候，种种情绪翻涌，而这也是莫言小说的魅力所在，因为它们正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

本书中，还有另外一脉以孩子为视角来写的小说，比如《左腿》《火把与口哨》。莫言每当以孩子为主角去写的小说，往往都很动人。孩子没有成人的拘束感，他们不经世事的眼睛里所看到的种种，往往在成人看来是分外残酷的。孩子的纯真与世事的沉痛，构成了叙事的张力。本书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篇《火把与口哨》，我还是一个孩子，陪着三叔去城里迎娶三婶，一个非常快乐的场景作为开始，到后来三叔矿难去世，连尸体都找不到，三婶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结果儿子被狼吃了，女儿因为家人误会喝药自杀……如此凄惨的人生，压在三婶身上。小说的高潮部分，是我陪着三婶去山里的狼窝杀掉狼群，复仇完毕后，三婶安然地死去。

萦绕在小说里那美妙的口哨声，三叔吹过，三婶在三叔的坟前也吹过，三婶吹出的哨声，起初无节无奏，听起来仿佛是北风吹进空瓶发出的呼啸，又如冷风掠过电线时的叫嚣，也似深秋的虫子悲凉的哀鸣，但接下来便无比的婉转与抒情，让人产生花前月下之联想。读完后，口哨仿佛也在我的耳边萦绕。读者的作品，经常像有一股充沛的气充盈其中，读像是鹅毛笔一般，被那股气吹拂着往前走。读完后，羽毛缓缓落地，不禁惆怅良久。《火把与口哨》，就是这种感觉。小说写得饱满、充实，人物栩栩如生，场景也动人，结构上也安排得非常好。我认为是莫言近年来的佳作。

最后，要提到这本小说的语言风格。熟悉莫言作品的读者，很习惯他汪洋恣肆的写法，词语如瀑布一般倾泻而下，读来让人心醉神迷。但到了这本小说集中，莫言不再如此，反倒是收着写，简单的叙述语句，素白的描写段落，线条式的人物勾勒，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精炼风格。这个变化很有意思，不知道在未来的创作中，还会有什么样的新探索。作为莫言的忠实读者，我拭目以待。